

時報文學

再來一個 和 如何 □ 商震

聯合文藝

這篇文章刊出來的這一刻，假如沒有特別的意外，我們的雜誌界又會多了兩個生力軍——「聯合月刊」和「時代月刊」。（編按：據聞兩刊均已延至八月出刊）

加上這兩份新創刊的雜誌，聯合報系統變成三報六刊，而時報系統也有兩報三刊了，許多人對兩報把競爭的興趣轉向辦雜誌都憂心忡忡，認為雜誌界要被兼併或鯨吞了，但是，睽諸當年出版業對兩報競辦出版事業的擔心並未成真，我們毋寧是歡迎這兩份新刊物，加入雜誌界成為咱們的伙伴的。

我們歡迎的理由有二：

第一、兩大報挾其雄厚的財力、便利的設備、現

成發行網、豐富的資料、內行的經驗，所辦出來的雜誌一定不會太差。

放眼今日雜誌界，看起來雖然五花八門、熱鬧非凡，但是真能發現問題、提出看法、堪耐一讀的雜誌，百不得一，我們固不希望這兩份新刊物尅死了同樣性質的雜誌，一統雜誌界的紛亂，但是，這兩份雜誌如果在立場上不要太有「工具」色彩，由於它有着前述的一些優厚條件，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期而且愉快地發現在書報攤上，我們至少多了兩份值回書價的好雜誌。

第二、我們相信：由於是內行人辦內行事，而且處在競爭的態勢，誰都輸不起——也就是垮不掉——

換句話說，這兩份雜誌，不管銷路如何，它一定不會是短命的。

以這一個理由來歡迎這兩份雜誌是很辛酸的，但是，今日雜誌生存之艱難，行內人都瞎子吃湯糰——心裏有數；而一份雜誌的長命，至少可以替我們這個斯文掃街的世代多養一些士，讓一籌莫展的我們的文科畢業生，多一處噉飯的地方，也是功德無量的。

然而，看到兩報這樣的競爭，我們仍有不能已於言者：聯合月刊、時代月刊固是我們現時代所需要的雜誌，但是，因為它是綜合性的，又是現實性的，這樣的雜誌，較易生存，因此，市面上，這樣的雜誌，種類也比較多，生存較容易、種類比較多，財雄勢大的兩報或其他財團，實在無須再來湊熱鬧、趕時髦，來分市場一杯羹了！

我們倒十分感佩，兩報爲了鼓勵創作、發掘好作品、培植新作家、（聯合報小說獎徵選目的）開拓文學新境、肯定人性尊嚴、發揚同胞大愛、傳承民族文化（時報文學獎宗旨）付出了那麼大的人力和財力，辦了時報文學獎和聯合報小說獎，也看到兩報確實發掘了不少新作家。我們感佩的原因，乃是在此處，兩

報表現了大手筆花錢的氣魄和把錢花在節骨眼上的識見，顯示了兩報的良知和遠見。可是，由於兩報副刊前此的惡性競爭、以及主編者的導向，兩報的副刊（尤其是中國時報）已不復具有「培植作家」的功能。也就是說，兩報花費合計數百萬的巨額獎金，只做到了發掘新作家的效用，比「發掘」更重要、更有貢獻的進一步「培植」新作家的功能是没有的，中國時報甚至到下一屆文學獎已開始徵稿的現在，尚未發表完本年度的得獎作品，使我們連這項徵獎的具體成績都無從窺及。

我們無意苛責兩報副刊一定要負起培植作家的重大責任，究竟報紙副刊的功能、任務非僅文學一端。但是，我們心疼兩報花費這麼大力發掘出來的咱們文學的寶貴資產——作家與作品，像作醢一樣，一年一聚，之後，隨風飄散、不知所終。

固然，我們也看到兩報也引用了不少被文學獎發掘出來或在別處顯示出才華的年青作家，給予這些年輕作者一份稍爲安定的工作，似乎具有培植的誠心，但是，我們也看到兩報，引進這些文學才俊後又如何地在糟蹋這些人的才具，驅迫他們成爲寫字匠，爲色

情暴力寫浮面的內幕報導。我們也看到「時報雜誌」敞着大門，歡迎一些文學創作。然而，以一本綜合性的刊物，把文學也綜合進去，而且明擺着副頁或掛尾的態勢，也只顯現出文藝作品的可憐相吧了！談不上對文學的尊重。（編按：時報雜誌自80期起已刊出啓事，不再接受文藝作品）

兩報人才濟濟，我們很難理解、也很難諒解為何他們計不及此。辦了文學獎或小說獎，假如不能對發掘出來的作家加以長期培植，文學獎及小說獎非但變得毫無意義，而且招惹相反的批評，事實上，對於兩報的文學獎，許多圈內人已經有一些嘀咕，認為那是為兩報副刊批購全年份小說或文學作品，前引徵獎的崇高目的無非飾文。而且，每一個稍稍有一些創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對於創作最大的鼓勵決不是一年得一次獎，而是經常的發表、長期的鼓勵；此外我們憑常識亦能了解一個作家在寫作時，如果受到字數的限制，相形的，他的作品精良也會受到嚴重的妨害，而報紙的容字量有限，尤其現在的副刊自從「熱心參與」擴大接觸層面後，一篇五六千字的小說，恐怕非得分成上下兩天登完不可，這對作者、讀者，都是一種虐待，對作品更是一種戕害。聯合報以現代社會的繁忙而作超短型副刊的實驗，並且大力提倡「極短篇」

精神是可取的，意識和理由則不够充分。我們的看法是「只要好的」，長短是無所謂的，報紙副刊不能一味提倡「速食」，然而，今日勢迫如此，以之要求兩報副刊洗淨鉛華，返璞歸「文」已不可能，兩報處在這種競爭的態勢下，我們相信誰能搶先開辦一份純粹文學性的刊物，讓全國的文藝作家有一處稿潤不惡、可經常投稿、發表、觀摩、比試的文學園地，哪一家即能團聚全國的文藝作家，緩和副刊的惡性競爭，強化文學獎功能，擺脫這一長期的纏圍，真正一領文壇甚或報業的風騷。

我們實在無從想像：我們這個「詩的民族」、一龍的傳人」如何竟落到今日如此地粗魯無文，一千八百萬人，不要說養一個職業作家，竟連養一份像樣的嚴肅文學刊物都不能，而這麼一個千秋功業明擺在那兒，有能力獨力來養這一條「文龍」的人却又端着金飯碗到處要飯，寧不叫人唏噓感嘆，以兩報的財力、人力，我們相信尚無不可成之事，我們也相信兩報也都有傳續文學薪火的願心，本人且借「書評書目」之筭，代兩報試加一籌：再來一個：

時報文學

和

聯合文藝

如何？